

海外华人名家散文

「美」刘荒田——著

烟水 三十六陂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海外华人名家散文

三十六陂烟水

[美] 刘荒田 — 著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18-3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十六陂烟水 / (美)刘荒田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339-5542-7

I. ①三…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0989 号

责任编辑 张 雯

装帧设计 私书坊_刘 俊

责任印制 张丽敏

三十六陂烟水

[美]刘荒田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印校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172 千字

印张 8

插页 2

版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542-7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自序

二十多年来，不止十次，被问到“荒田”这名字哪里来的。提问的有记者、报社编辑、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教授和学生。我的回答是：自己起的，灵感来自我村庄的土名。他们问：有没有特别的寓意？我漫应之：没有，只是觉得好玩。他们不满意，追问：总得有个来由吧？我只好故作高深，说：它就是我一生命运的写照。

是的，我的人生以“荒”为标记。我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一岁，属“老三届”中资格最老的一级。移民海外前，新中国历史的每一页都与我息息相关。1966年，我高中毕业，因“文革”开始，高考被取消。接下来是上山下乡当知青。1980年移民美国后，苦于知青时代自学的那点英语远远不够用，曾报考旧金山立大学的英语专业。参加甄别试那天，因车子出毛病而迟到，考场进不去。对着关闭的大门，抱头哀叹：这一生注定无法接受高

等教育。求学上的“荒”之外，还有写作上的“荒”。我十六岁起立志当作家，但直到六十二岁退休之前，写作都是业余，精力和时间的大半用于谋生。也许，这块“田”，土质是可以的，然而只长野草。唯一的安慰，恐怕是“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以芜杂的文学作品逆袭已成定局的荒芜。

可是，生命仅仅止于教人扼腕的“荒”吗？想起托尔斯泰的故事。他年轻时想当外交官，为此进入喀山大学念东方语言系，因成绩不理想，次年转读法律系，成绩依然不好，只好退学回到故乡。他的庄园，有一大片地因太远而撂荒，他求学不成后，原本打算锄草再种上庄稼，但转念一想，既然已荒芜，为何强迫改变，且看它如何荒下去。几年以后，荒地按照自己的逻辑，长满了灌木。他让它自由生长。十年过去，荒地变为茂密的森林，林子里有鸟兽和多种多样的奇异植物，不但成为他写作之余的休憩地，还变为狩猎的好去处。不朽的文豪，放弃了庄稼，无意中收获了森林。与其说靠他的智慧，不如说是时间所造就。

据此，考察一个写作者一生所成的气候，才气、蕴藏、阅历、运遇，这些内外因素固然重要，但和时间相比，后者才是决定性的。一般而言，毕生以写作为志业的作家，动笔的时间越长，所能抵达的高度越高，所能进入的境界越大。不是没有反证，如僵化、退步，被疾病或名利场吞噬，但是，更多的例子指向“大器晚成”——愈晚愈成。

且拿“五四”以来具代表性的两位作家做简单比较。王鼎钧

先生今年九十三岁，依然笔耕不懈，火候不逊壮年。他在最新作《模糊童年》中写道：“我知道支配欲可以升华为创造，虚荣心可以升华为审美，成就感可以升华为谦卑感谢。”这“知道”是由童年、少年、青年、中年成长到老年才完成的。1936年因病去世的鲁迅，才活了五十五岁，假设他活到老年，火气会不会降下来，思想会不会走出偏激，对因各种缘故与偏见而树立的许多敌人，会不会依然是“一个都不宽恕”？我不敢确定，但时间赋予极大的转变空间是肯定的。

扯远了，且回到我的“荒田”。我自知无论先天的资质还是后天的积累，都在“中人”之下，唯一能使自己长进的，就是时间——如果晚年较少大病和不可测事故，那么，长满野草和灌木的荒芜之地变为稍为像样的树林，可能性较大。但须置入前提——不放弃，管他江郎才尽，管他“卑之无甚高论”，管他“老而不死是为贼”，一辈子做一桩事，靠死缠烂打得分。成败得失都留在文字上，让后人评说。即使到最后也没登堂入室，有人说一句“这老家伙尽力了”，也足慰平生。

最后，交代书名。“三十六陂烟水”出自王安石名作《题西太一宫壁二首》中的第一首。这被古人誉为“绝代销魂”的不朽之篇，连苏东坡也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三十六陂”原是江苏扬州的地名，古代诗文中常用来指湖泊多，我借这一意象，把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的十八年，分别称作“后青年之陂”“前中年之陂”“后中年及晚年之陂”。王安石

诗中的“烟水”，有另一版本——“春水”。我宁取前者，因为我的三十六载，和“春”越来越远，而“烟水”里的“烟”，于我的人生，具缥缈、混合的意义。我移民美国已三十八年，虽越过了“三十六陂”，仍借来纪念卑微人生的拐点，因为太喜欢它的缘故。

刘荒田

2018年深秋于佛山

目 录

落日楼头

这个“日久他乡”演变成的新“家”，原来和乡愁是此消彼长的。

核桃溪的“溪”	003
曙色	008
最小合唱团	011
“寂寞”的基座	017
路多长幸福就多长	022
一杯喝了十年的咖啡	029
面对父亲	034
人生铺垫	043
海上观烟花	046

“发” 妻	053
巴士上的蜻蜓	057
坐一趟荡气回肠的巴士	061
我和流动的天堂	068
等你，在雨中	071
谁在我的肩膀上沉沉睡去	077
书卷故人	081
沧桑中国城	092

白头想见江南

在汉字里安身立命的人，最终要回到汉字的国度去……

梦回荒田	103
“普快硬卧”里的日夜	124
故园看雨	138
阳台晚望	143
秋风稻浪	148
水埠头	153
菜地前	160
怎样走进另一些冬天	167
花尾渡上爷孙	172

坐看云起时

这个地方，被我的心揣着，走遍世界。

“搔痒”说	185
“捆绑”式人生	191
员工食堂的邂逅	194
书中纽约	204
一起老去是如此美妙	209
从头发到额纹	215
我妈将要当“名人”	224
印证叔本华	230
荷的沉默	235
为快乐制造理由	238
“工作服”婚	242
中国式人情	245

落日楼头

我们作为两边的边缘人，长久经受精神的拉锯，一头是现实、儿女、物质；另一头是根，带乳香的记忆，一辈子拥抱的汉字、故人、家山。

核桃溪的“溪”

搬进女儿一家所居住的“核桃溪”好几个月了，起初以为它虚有其名，一如岭南千年古镇佛山市，既无“佛”也缺“山”。后来才知道，这个位于旧金山海湾东部，人口六万五千的小镇，确有溪名“核桃”，因溪畔遍种核桃树之故。虽然心向往之，但因住在山麓，出门不多，一直无缘得见。

今天也无意当“乐水”的“智者”，出门购物而已。在停车场停好车，路过一家宠物食品店，门外贴着一张醒目的告示：“领养猫咪。今天由上午十时至下午三时。”告示下方有一说明：“本店长期举办此项活动，捐出猫咪，无任欢迎，请于每周星期一、三、五送来。”心头顿时涌起一股暖流，这个商店真是亲切到家了。

走进名叫“Trader Joe's”的超市之前，门前一丈开外一个透明塑料圆筒引起我的好奇心，它里头盛着许多白色的消毒纸，下方放着垃圾桶。什么用途呢？我的疑问马上得到解答——一对

夫妇从购物车放置处取出一辆，从筒下抽出一张消毒纸，仔细擦拭横杠。超市知道顾客担心被许多手握过的购物车横杠带有病毒，尤其是流感高发的季节，于是，不但顾客，即将坐进购物车里的孩子也给照顾到。在店内的货架之间转悠，又发现，这里供应免费咖啡。我一边选购蔬菜和肉类，一边喝了三杯容器特小的咖啡。走出店门时，“家”的感觉充盈心间。“核桃溪”就是在停车场旁边无意发现的。之所以肯定它即久已向往的那一道，是因为溪岸立着40英寸高的铁丝网。而铁丝网，是登载在核桃溪镇政府的官网上的。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伫立于铁丝网旁俯视，脑海里忽然冒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明明知道时地两不相宜，怪不得爱走极端的鲁迅夫子声称“不读中国书”。我无法逾越铁丝网，所以不可能“缘溪行”，更不可能“穷其林”，只好按官网的介绍，把远处层层叠叠的绿拟为核桃林。

阔三四米的溪水，在明朗的阳光下闪烁。加州遭遇千年大旱，幸亏昨天下了几场小雨，黄昏还夹带冰雹，使它免于断流。我的惊喜莫可名状！在美国去过许多大小城市，偶尔看到河，波士顿有牛津，纽约有哈德逊，内华达有科罗拉多。但极尽婀娜之态，从城里穿过的溪，仅眼前这一道。当然，期望不宜过高，枝

条纷披的柳、小篷船、披蓑衣的渔翁、叼鱼的鹭鸶、鹅卵石，乃至传出阵阵捣衣声的埠头，这些只属于古中国的溪流。

如果溪的上游，就是抛在故土的童年。那么，水呈碧绿。岸上，丛丛蔷薇、野草和万京子。水声潺潺，来自田堰。刚才第一眼看到溪，儿时记忆蓦地醒来——捉鱼！我长在一个面积不到核桃溪十分之一的小镇，镇外是夹着溪水的田野。我和小伙伴在溪上以泥土和草坯筑坝，再以戽斗或水车淘坝内的水。水落石出，鲫鱼的鳍和虾的须露出来，草鱼和塘鲢“狼奔豕突”，我们心花怒放！当然，不是次次都有收获，如半途下大雨，洪水冲塌小坝，选错地方，季节不对，若然，归途上空荡荡的鱼篓是绝不让人揭开的。

这儿可有鱼？哪些鱼？无从知道。大概没有哪个笨蛋，爬过铁丝网，去以“钓”试法。如果你发思古之幽情，想及老杜当年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可否问夏日在后院开烧烤派对的人家，有没有这等豪兴？答案是：不可能，即使溪畔的房子栋栋相连，贴邻也以坚固的栅栏分隔。偶尔的来往，如小孩子生日派对和复活节找彩蛋，须以书面或手机短信预约。当不速之客是不合社交规矩的。好在，树木繁茂，“穿花蛱蝶深深见”不算稀罕。水流混浊是大遗憾，从岸边众多的排水口，可以推想到，是上游的街道排出的雨水，聊胜于无。

蓦地，溪下传来嘎嘎的叫声，是鹅。水湄三只结伙，岸上四只落单。一只发声，众鹅响应，如临大敌，但只是瞎起哄。年少气盛的一只，迈到铁丝网前吆叫。我粗略估算，全溪的鹅，至少

数百只。这么说来，设置铁丝网，直接的作用乃是圈养这一备受吾国书圣王羲之喜爱的族类。水里和岸上，水草丰茂，养活这群素食主义者应没有问题。

沿溪岸上方的平地往上游走，前路被横跨溪上的公路桥阻断。站在桥上，感到每一辆汽车经过都引起颤动。拍着清凉的水泥栏杆，俯瞰溪水，溪岸是水泥加石头砌就的斜坡，极少汽水罐、空饭盒、塑料袋、破衣服、废纸，在人口稠密之处，殊为难得。不远处一棵碎叶桉倒在水上，枝丫挂满草屑，还有一张破旧的转椅，可能来自被洪水冲垮的房子。想起镇政府官网有关“核桃溪之友”的报道，一个义工团体，多少年来，一代代地担任这道溪的保姆，铁丝网和坚固的堤岸，就是在他们的促进和参与下建成的。更频繁、更琐碎的，是日常的维护，没有疑问，一年至少有几次，这些全心建设美好家园的核桃溪居民，不论老幼，都下到溪里，捡垃圾，清理堆积物。他们没有中国古典文人临水把酒、唱酬咏叹的雅兴，但致力于把对家园的爱具体化，同时使人生以及环境都净化和诗化。

浊水悠然梳理藻荇。我的思绪随着溪岸的藤萝摆动。想起黄仲则的“悄立市桥人不识”，想起卞之琳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些诗句都没有触动深心的块垒。刚才所见，却促使我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关于家园和自我认同。无论是宠物食品店门前的告示、超市门前的消毒纸和里头的咖啡，还是这一道溪，都向我暗示一个问题：我的归属。

不错，我在核桃溪只是暂住者。几个月下来，我除了在超市、餐馆消费，贡献了购物税之外，为它干的好事，无非扫街上